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家范典

(二)



中國學術類編

古今圖書集成

鼎文書局印行

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目錄四十卷〔清〕陳夢雷編

明倫彙編家範典三十一部一百十六卷

2225(00):91.1

87.4.28

家範典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原部次
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 | | | | |
|------------|-------------|------------|-----------|
| 一 家範總部一 | 三 父母部一〇一 | 四 父子部一四二 | 六 教子部三七八 |
| 二 祖孫部六一 | 一一 女子部五二三 | 一三 子孫部五八七 | |
| 五 母子部二八三 | 二〇 夫婦部八二三 | 二一 腰妾部九七〇 | |
| 二二 姑媳部五六五 | 一五 姊妹部七四三 | 一六 嫂叔部七六三 | 一七 妯娌部七七二 |
| 一四 兄弟部六一一 | 九 出嫁部四七八 | 一〇 養子部五〇九 | |
| 八 嫡庶部四四五 | 一八 叔姪部七七五 | 一九 姑姪部八二七 | |
| 二二 宗族部一〇二九 | 二三 外祖孫部一〇九三 | 二四 甥舅部一〇九九 | |
| 二五 母黨部一一四九 | 二六 翁婿部一二三二 | 二九 中表部二五五 | |
| 二八 妻族部一二四八 | 二七 姻姪部二四三 | | |
| 三〇 戚屬部一二六七 | 三一 奴婢部二七五 | | |
| 七 乳母部四三八 | | | |

家範典
卷一
父母部
父子部
教子部
祖孫部
兄弟部
姊妹部
夫婦部
叔姪部
姑姪部
甥舅部
中表部
妻族部
戚屬部
乳母部
嫡庶部
宗族部
母黨部
外祖孫部
姻姪部
奴婢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三十九卷目錄

教子部總論

書經

禮記

周禮

春秋四傳

管子

說苑

大戴禮記

列女傳

顏氏家訓

淳水家儀

朱子全書

小學

童蒙須知

近思錄

東萊博議

性理會通

樂善錄

緒訓

石林家訓

省心錄

東谷所見

袁氏世範

侯城雜錄

求志篇

夜行燭

呂維祺語錄

明善全編

鴻苞

聆言

家範典第三十九卷

教子部總論

書經

舜典

帝曰虞命汝典樂教胥子

在於是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

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之和德而教其氣質之偏者也

陳氏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教之道莫大乎成其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也

酒誥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厥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王文吉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勸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

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氏曰民衆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誠蓋一溺于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愈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謂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

禮記

曲禮

幼子常視母誼

視與示同常示之以不可欺誼所以習其誠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呂氏曰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裘之飾非童子所便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偏有所向

內則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教休之

謂雖甚愛此于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寧教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教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于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陳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難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

大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教休之則彼共爲子婦之職而吾不可以愛故奪之也子婦未孝未教勿

唐疾怨則爲傷恩故也 康源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勸勞之事若違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教勿庸疾怨是存父母之心也子婦放還不得已也不表體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又

異爲子室于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于室他人無事不往

隨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傳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師教以普通者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去其癡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見驚動也

又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莊頤句爲均謂適子妻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離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因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清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

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于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離食而先見家于悉於正也離食之後乃見適于庶子提於庶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綵絲

食飯也唯食皆應辟小童盛悅巾者男用簋女用綈帛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

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諸諱簡諒

不以帛爲襦袴亦爲太溫也禮師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諱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于長者而習學之也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而不爲迂曲煩擾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樂八音之聲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家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朱子曰的即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方氏曰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

道成于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成於武故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爲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爲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爲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爲之經也勺固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疏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博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

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謹密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爲人謀畫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向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遇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此方以窮理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繡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豆羞醴禮相助養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恆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婉婉容親司馬公云柔順貌紵組用之屬組亦織也紵之制似條古人以置諸冠履縫中者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三十而笄故謂父母喪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于君子不得伉儷也尚左尚右陰陽之別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博恭敬而溫文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三十九卷教子部

第三二十四冊 之〇九 樂

古今圖書集成

修內者消融其邪惡之德修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修達於中樂之修達於外所謂文錯於中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惇此惇字與論語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周禮

地官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羣持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親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釋曰以此三德教國子王太子已下至元士之適子也云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者謂至極之德以爲行道之本也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爲行行之本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者行善事父母之行則能親父母也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此行施于外人故尊事賢人良人有德行之士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此亦施於外人行退順之行事受業之師及朋友之長也

又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

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養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筭勾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於莊朝廷之容濟濟肅肅長紀之容泱泱翔翔軍旅之容闐闐仰仰車馬之容顯顯堂堂元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長紀之容泱泱顯顯軍旅之容闐闐仰仰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春官

大司樂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中猶忠也和則柔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語

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誦曰導導者言古以訓今也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各述曰

武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

以有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舜能理均刑濬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舜樂也言其德能範堯之道也大禹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湯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春秋四傳

衛石碭諫龍州吁

春秋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嬀生幸伯早死其嬀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棄莊姜惡之石碭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嬀者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墜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嬀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羊傳易爲以國氏當國也

殺樂傳大夫秋其君以國氏者據也弑而代之也胡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

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富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于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富國也春秋之旨在乎端本清源以衛詩緣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讓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管子

弟子職

困學紀聞曰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莫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少者之事夜寐驚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其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母作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駢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已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

置簪錯食陳膳母悻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中別載在簪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

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三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取唯陳之視同陳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

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撤拚前飯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掌

羹不以手亦有捧膳無有隱肘既食乃飽俯仰覆手振拚掃席已食者作挹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饌

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據臂袂及肘堂上則據跪室中

握手執箕膺據厥中有帶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希下箕倚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鼻始俯仰整拚毋

有微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拚之以葉適已實希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

反立是協是稽

莫食復體皆將舉火執燭隔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

拂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開客蒸然者處下

捧碗以為諸右手執碗左手正拂有連代燭交坐無

倍尊者乃取厥拂遂出是去

謹記云此弟子執燭之禮也古者無燭燭以人執

燭檀弓曾子疾室童子執燭是也蒸薪也槐楚辭

所謂憑火今之提燈櫛櫛本作即叩音燭櫛即皆

假借字正作攷从火从収與音發同音發音燭朕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俟祗則請有常有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而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形勢解

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

又

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睦子孫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敬護家事父母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

又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小匡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便難處難處則其言咷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農工商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日昔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桑卒而州處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未耜耜及寒擊棄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疫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其槍刈耨鎔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則苗秀列疏遠首戴辛濡身服穢褻沾體塗足暴其髮膚重

古今圖書集成

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愿
 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
 則多賢是以聖王敬農威農今夫工學萃而州處相
 異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
 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
 且背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萃
 而州處觀以饒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
 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
 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賈賤賈貴是以羽旄不
 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
 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
 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

建本

漢劉向說苑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
 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訓以成之養其齒藏其偶
 時其節慎其施于年七歲以上為之擇明師選良友
 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
 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
 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于者親之本

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孝親者也故
 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
 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
 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有助之以達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
 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內而
 嘉號布于外是謂建之千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
 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榮其本
 榮華積矣

曾子疾病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
 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希蓋有之矣
 夫華頃而實寡者天也言冬而行寡者人也腐鶴以
 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鼈適體以淵為淺處穴其中
 卒其所以得之者俱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
 尋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悅不敢求
 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
 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
 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老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
 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
 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爾之有聞矣知
 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加之志
 而已矣與君子遊苾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
 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貨貨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
 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

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
 幾何而不陷乎故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
 見好教如食狹于者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
 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武王踐阼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戒之約行
 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
 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運存乎憲
 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
 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率書而入負屏而立
 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運不北面王行
 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
 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書之謂也且臣聞之以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
 書之言惕息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
 于机為銘焉于鑑為銘焉于盥盤為銘焉于櫛為銘
 焉于杖為銘焉于帶為銘焉于履屨為銘焉于簪豆
 為銘焉于戶為銘焉于廟為銘焉于創為銘焉于弓
 為銘焉于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
 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机之
 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咥口狀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
 爾後監盤之銘曰與其滿于人也寧滿于淵滿于淵
 猶可游也滿于人不可救也櫛之銘曰母曰胡獲其

福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乎念惡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善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鰾豆之銘曰食自杜食自杜戒之慎慎則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惡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惡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授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隔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刻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則興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典之行無忘自過才之銘曰造才造才少問弗忍終身之羞乎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列女傳

胎教

古者婦人妊于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制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醫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北齊顏氏家訓

教子篇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咳嗔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養稚穉人顏也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答詞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

受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慾宜諷勸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撻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忿達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學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于詞恐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撻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論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勸督訓者可願苛虐于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浚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撻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于教義一言之是偏于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擯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遂抽腸費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癢痛癢愈甚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說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辭之議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倍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宮南殿見典御進新

冰鈞盾獻早李還素不得遂大怒謂曰至暮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澤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殺州吁之讒後嫌宰相遂播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勸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生此幽憂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後者自可貴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其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鑑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故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猶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僥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勉學篇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聊舉切要以終瘡汝士大夫子弟教誨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願立者自茲惰慢便為凡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憤習弓馬文士則講讀經書多見士大夫和涉農商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縱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毫末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優辱哉

宋司馬光居家雜儀

教男女

凡子始生若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側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咿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謹尊卑長幼者則嚴呵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晚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俟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為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為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雞鳴而起總角顰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領之子性行亦類之數謂一百千萬方名謂東南西北婉婉柔順貌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為飲膳不惟止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艱難不敢恣為奢麗至于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讀洗面也

朱子全書

語類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即有教以至罷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相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書思欲教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益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教誦范清規樣做亦自好

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于亦可每書疑曲禮衣母掃足母登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

又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母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又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讀余隱之尊孟辨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辨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

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無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雖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曰子雖不可不學于父親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小學

嘉言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于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瀾堪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于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積而長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陵德于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棄志至于書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者亦自喪志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

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特其
官簡矣今人未易離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處事
對事長之節今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
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皆惡
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
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
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濫可學矣過
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斯可學矣知理
之嚴不如粗豆念慈母之愛至于三遷自幼至老不
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勤心亦可以知孟子矣
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
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
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
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
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
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
之事譬如坐于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
不可得矣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
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
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
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富者或為之製公
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無矣彼貴以四者之
行量能知之故往往自勉至長恩義如一由不知成人
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
倖愛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年十五以上能通

華嚴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童蒙須知

序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式及言語步趨次及
洒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
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
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則昭
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正正冠正冠正冠正冠正冠
拾遺書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于弟云男子有
三緊頭緊腰緊腳緊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
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
寬慢則身體放縱不端嚴為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紐紐帶不可或有開
落飲食藥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疊疊疊疊疊疊疊疊疊疊疊疊疊疊
塵埃雜穢所汚仍易手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
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洗滌則補綴之儀補綴何
害只用完潔

凡洗面必以巾悅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致蓋蓋不即散壞
苟能如此則不但成備可法又可省衣服費子一
孤寒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情有道也此
最飾身之要母慈

語言步趨第二

凡與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
喧鬧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
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實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辯
姑且隱忍入却後徐徐細意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
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爾思省未至若爾則
無傷件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與人所為不善下至婢僕違適宜且包藏不慮便
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隨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躡若父母長上
有所喚名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洒掃清潔第三

凡為人子弟當洒掃居處之地掃拭几案常令潔淨
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整齊頓放有常處取
用既畢復還原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札之屬
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轉自取用凡借人文字
皆宜薄抄錄諸名及時取還更幾几案文字間不可
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壞子弟壞書凡書研自諱其
面此為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攤整齊頓放
正身體對書端詳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
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
可倒一字不可半強強記只是要多多誦讀自然上
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爾讀得熟
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書爾讀書有三到爾心
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字心眼既不專
一却只漫浪讀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

一八四三

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圖須要愛護不可損污損污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捲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就最穩端正新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搖搖是

凡寫字未開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字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編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鬧鬧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為謂如賭博龍養打聽後放風食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缺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熱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拱手有所問則當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聲驚響凡坐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末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侍奴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必端嚴性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履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箸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

于家

雜編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為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近思錄

敦子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孩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垂聽使耳充順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難以傳言感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鑽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橫渠先生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舉長者之手開之掩口而對蓋稱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東萊博議

敦子

世有愛其子者生之高堂食之醇饗足述未嘗及門自以為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驅履擔簪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于千里之外伶仃顛顛道路之人莫不痛憐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焉不辨其妻孥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遠未嘗及門者也有一人焉知類通達為世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顛顛數千里者也彼為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為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為愛耶雖甚愚者亦知所擇矣

性理會通

諸儒論小學敦子之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終能言便習惡惡日日頗微更有甚天理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孩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慧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順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譏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干內衆口辯言鑽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時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執從雖日提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會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敬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其長也並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如如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教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己甚事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汙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個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于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養賢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教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個敬如說飲明文思須臾之德四個字獨將這個敬做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

而已如說爲恭而天下平皆是
教小兒讀書不可被章又曰授書其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童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常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讀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難自與古註不相背下書讀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恣至昏怠出入步履趨避要重不可黑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教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費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諳習易明矣
問小學教養一技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攜到得大來通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閑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個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成人既自有個良知良

能了聖賢又慈地說只要人尊敬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養我是能慈地不慈地小學所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只慈地說去
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個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緊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同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孝慈不輕忽不嚴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教養者父兄便教以科學之文不察不嚴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節便爲成材者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記等字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前雅訓等文字然後可以器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自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庸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教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言莊子之時必慎所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也各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愛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十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

子之體言卷之五

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記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重子南龍言不通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氏記拾遺曲禮選經句三言或四言皆子書蓋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讀誦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混俗問教子率以周典詞字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所童習之初速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提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常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體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李昌齡樂善錄

戒子弟

今子弟之失者有三自少即思衣服之鮮華飲食之豐美惟利己之驕情安逸而不恤人之規正一也不知誦讀經史惟事嬉遊度日擲人廣坐論古今之道則懵無所知聞世俗之言則欣然而喜既不知恥習以為常二也身既無學且復忘人之學故于肅己者則遠而不近于佚己者則悅而相親所喜莫非庸下所思其非頗僻三也有此三失父母兄弟所不喜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鉅人所不肯薦揚欲立身成名起家以光其祖宗可乎苟能甘淡泊而務學同近有德而遠下流則所知者聖賢之道所聞者正大之

言所交者正大之士所行者向上之事如此豈不足以成名乎哉為子弟者幸毋以予言為虛

戒子弟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遑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願念子孫不能無老慈吾家本農也履農策之上也杜門終窳不求仕進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捨此三者則無策也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當不以為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必為人道也

古者植木塚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傳以上塚松多不過十株初葬實章比上世差為茂蔚亦止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樾漸盛遂至連山彌谷紛然爭訟重為門戶之差不幸孫曾遂有窮伐貿易金幣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紛然爭訟重為門戶之辱其害又甚于厚葬吾死後墓木母過數十株不可陷後人于不孝戒之戒之

子孫才分有限無知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食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能布衣草履以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休過之留傳云兒曹不識字耕鑿魏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為市井小人事戒之

旦必讀書

且起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處然後可及他事暮夜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終日不離几案苟能如

此一生永不會向下作下等人如見他事自然不安吾二年來目力極昏小字甚難然盛夏帳中亦須讀書至極困乃就枕不爾智大歉然若有未了事往往睡亦不美况晝日乎若委最便治俗事或兄或歡開坐日復一日於書卷新遠道更思學問如此不流入流俗人則著衣吃飯一談子弟耳兄復博奕飲酒追逐玩好尋求交友惟達所欲有一如此近二三年遠五六年未有不喪身破家者此不待吾言知之則庶乎其免矣

孝友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篇云迂吏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事君之道汝曹未易言也且言事親吾見世人未嘗能免于欺愛子教訓子而從而不可欺也已有過失隱諷使不聞欺也有懷于中避就不敢盡言欺也作偽為美觀之事未必出于情欺也會于親水棄不入口者七日而于吾親無所用之情也會于之孝則至矣至于難能不可繼之行欲以孝聞則未嘗盡其情也然且自以為過夫死而過于難猶且不致兄生而欺之乎今但能聞教訓而一一遵行而不致失望有過失改悔不復為不求不聞但有所懷必盡告之秋毫不敢隱為人子所當為不為人子所不當為文飾以掠美如是亦可以言孝則勿欺而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今汝兄弟五人能如吾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慎言

易言亂之所由生也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去臣臣

不密則失身莊子曰雨多盜矣美之旨而多盜盜之旨文注人言多不能盡實非喜即怒喜而盜矣猶不失近厚惡而盜則為人之害多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己經以惡加人則人亦將必以惡加己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通有四習于其害者每信口開談不問其人之利害惟意所欲言樂于多知者並線形似因以稱譽雖不通其實自不能覺其害于愛惡者所愛惡惡強為之掩覆所惡雖善巧為之破毀執于利害者修造端謀傾之惟恐不力中之惟恐不深而人之惡言其類不過一純實者不辨是非一皆信之疎快者不計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可不慎也今汝曹前因舞吾知其或可免若後二失吾不見無憂蓋汝曹涉世津梁未嘗經患難于人情交詐非能盡察則安知不有墮陷溺者乎故將欲慎言必須省事擇交每務簡靜無不求與事會則自然不入是非毀譽之言亦不到汝耳汝不得已而有間純實者每致其思無輕信疎快者每謹其戒無輕傳則庶乎其免矣

林遠省心錄

教子

近世士大夫多為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誘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于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納于邪而不知義方之謂也父兄之罪大矣

又

求師問友悉于教子弟者始于章句中于文朱終于料第所謂入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惜如某行豈不違吾聖人之言乎

李之章東谷所見

教子

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雖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惡即可視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也他日自然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也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蓄以爲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傷之禍世道有明見其子之不肖者快免役而規利逞風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復有不得不待其父之贖目而家實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厥大枉作焉牛

招師

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克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果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遇好師席寵耀首飾則甚易子弟讀書則甚難圖書房用度必是周敬書院缺典與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頑師去而庸師來頑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依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面一年子弟之開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大塊然一物而已耳

睦親篇

人之有子多子譽播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陵轢同輩不知約戒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三十九卷教子部

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漸長愛心漸疏微有疵失遂成憎惡其小疵以爲大惡如遇親故粧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之私多先于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則徇其母氏之說半不可解爲父者須詳察此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又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于飢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于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與馬與車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自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儲吸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竊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又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聖賢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均同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舊俗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于其間自有資全不暇他務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爲非也

又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畏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謹愛否是非之遂不可不分別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而貴之以嚴謹則長

子之

無擇慢之愚幼而教之以是非分別則長無為惡之
愚今人之于子者其愛厚而愚者其愛薄初不均
平何以保其無日無爭少或犯長而長或陵少初不
訓責何以保其無日之不悖賢者或見惡而不肖者
或見愛而不肖何以保其無日不為惡

感已篇

世人有慮于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
亂其心尋至于失德破家則拘之于家嚴其出入絕
其交游致其無所聞見并野蠻鄙不近人情殊不知
此非良藥防一弛情實頃刻如火燎原不可撲滅
况拘之于家無所用心却密為不肖之事與出外何
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游雖不肖之事習聞既熟
自能破必知愧而不為縱試為之亦不至于村野
蠢鄙全為小人之所播弄也

治家篇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鄰里損折果木之屬
明方孝孺侯城錄

教子孫

為子孫者欲其惡不依其洋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領
領然循循者善之徒領領者惡之符

又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于性
化于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

又

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故而不以善教為不教
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
難聞善而不解者為難

王文祿求志篇

教子

王道以教為先復世養而已矣或養亦未足也有一
人焉善治生致富子孫不知禮義則日入驕侈而至
破家有一人焉隆師親友而一惟謙光則能保其富
周祥之永可徵矣

曹端夜行編

教子孫

成家之計莫先于教子孫為善此我家嚴之常言也
端請略述古人訓誡子孫之格言以告之不惟少裨
家嚴之教又將使後之子孫有繼志述事之孝者知
所先焉子孫母習更胥母為僧道母為娼妓以壞亂
心術當以仁義二字銘心健骨庶幾有成

呂維祺語錄

論子

讀書要存心養性明道理為其儒出為名世非為取
科第之階梯而已故宜知此意

今人讀書便只道做好官多得錢是富貴之士決不
可存此念

時時用敬常如父兄師保在前必慎其獨

凡遇財物飲食不可存一貪心異日必為清修之士

言語飲食一毫不可苟

謙光有厚壽者必有大成

親賢取友自得共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

崇顯己已善勉其非並助其進

徐三聖明善全編

家則

一子弟智愚賢不肖雖有天命然父兄須教以讀書
皆不可令廢棄縱懶蠢頑悍若少知理義亦不敢肆
然為非至不可理喻也家貧力難延師父自教之弟
若幼小則兄教之夫使子弟知書理則父兄亦可
免不肖之累彼此俱有益矣世俗善經營者往往棄
組倫子弟後總則習刀筆二項皆可營生第恐相安
于利則詩書種子遂絕將來有不肖者禍幾康矣
雖然更無所不至矣豈若讀書耕田以清貧勤苦立
家業布袍蔬食世為士人令父子兄弟人人禮樂文
章所謂匹夫而精神耿耿而朝列顯不亢隆典

王陽明先生客席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諫之友來
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以教我子弟使母陷于非僻不願任驕情慢
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
事誘以貪財賈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
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
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
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
以戒我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辱臨于斯者請一
覽教之嗚呼公教戒亦嚴矣吾輩何敢言此為子
弟者焉可不知

又

一子弟性行最宜檢防其淫博酣狂勢必破蕩者固
應痛加箠撻至于結徒任俠走馬擊劍馳逐鷹狗演
學拳捷交接放蕩放浪酒食出入坊肆流連歌舞及
小時畜養鳥鵲彈射飛走一切無益有損之事皆應
禁絕不得視為幼稚漫同嬉戲恐習以性成便棄端

懸門戶所係焉得不嚴

一世故多端人情變態雖聖賢正道自足立身然不請事機則觸處有礙子弟讀書之外宜令練達庶可以應衆酬物主張門戶但不可習于奸諂同趨世風如刀割如強梁如貪詐如欺公罔私如巧文玩法則入于狹邪小人之彊矣

又

一唐河東柳氏家法子弟學業未成不聽食肉非惟習于貧苦且欲其識蠶鹽之味夫菜根滋味往昔名公巨卿猶然甘之至鄙肉食爲膏粱驕子又何論學業成與未成耶

又

一子弟未冠者不以字行不以第稱古法也今于子經以名諸弟以行于弟自稱以名其稱父叔諸兄則各以本等名分加行第以別之若字與號則識友相呼不當在門內也

一子弟少而名及冠而字所以責成人之道行禮似不宜循其舊式且在文公家禮若女子名與字今人類多忽之至于修飾多爲煩瑣而禮整正款乃不復行大可笑也凡生女則名及笄而字皆爲備禮使知尊名重身之義以成婦德顧不美歟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貴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貴四者之行于其禮可不重與竊謂人生成立事從冠始今禮廢壞縱職冠華并自視不異童孺豈復顧重身名志圖弘遠信知古者禮從義設所成人多矣

又

一子孫世讀書爲士人當守國家臥碑之訓及督學科條與提調師長示諭蓋當代之典章即聖賢之名教二者必無相背人自不思耳朝望人學雖拜廟庭稟藥若生存在上得親受業則退而誦詩書便可身體力行一言一動自不肯苟縱出處難必生平必有可觀矣敬事師長如奉尊親同儕交與必先德業不得妄入公門不得浪遊非地不得負氣玩法不得屈身倪利夫士君子身心條目載列經傳昭昭日星若口誦心持便是準繩矩矱固不能一一更爲訓戒也

世人所望于子弟者富貴耳吾意不然夫富貴之權乃在彼蒼吾安能強之奪之若衣食之計所不可已者恐一旦饑寒不能自存將入于市井奴隸故須少立薄業量其才力以貽之然使其命賦乃市井奴隸也即所貽薄業亦豈能必其不終覆敗入于饑寒哉第自盡其父母之心則爾他則由天矣至于饒田大廩盈箱滿篋計取人財不恤禍重以爲子孫富貴地吾不可知也但所願子孫讀書後便要立志以孔孟行誼學力自成人品清白方正凡心術趨向一毫一事恐落世間機軸思爲前人賢子孫爲千萬世子孫賢祖父豈不愈於王公卿相貪昧苟且爲人鄙笑者哉

本教篇

子弟以高明明德爲上才端良守禮爲令器若於習健應辦品材習於技藝自爲警敏卒於言語目爲氣槩巧於驚利目爲克家蓋於交遊目爲通俗以云焉祐恐均未然李敬業雄武智計伯勝中材而英公後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三十九卷教子部

感不如惟魯大都風惡健幹荷之詩書之力禮樂之維其幸者爲世小材不幸者亦同覆轍要於樹立必非遠欲昔呂廷評敵衣寒蟄人不識爲宰相子而王元澤對客祖脫大言殺韓富終以逞怒作姦并敗乃父金陵釋溺乃以世才屈指可嘆也觀二人氣象則兩家門戶事復何難知故所貴子弟平居恂恂見人恭謹言若不出口遇事非禮人非類介然不苟合或遠引若況此必溫良佳品他若炫才見能已足占其所止何況挑達狂誕謔言垢行爲凶戾浮薄之徒如王金陵兒耶賢不肖事不能悉言但以詩書禮樂自爲準繩何患不爲賢子弟

教子

富貴執鞭之子少而聰穎提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闊視睥睨千古樓一世界心內滿賦氣外盈已不勝其號稱之習而食客遊士又爲之調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之王何知漢大以富貴毀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真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大則爲夏桀商辛隋煬叔實小則爲習伯慶忌敬業王芳擢國領家挺身絕祀顧反不如惟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而口無所不聲上下千古自三教聖人而下竝不能免其推重而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特名志氣銳銳雙瞳如電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復一語得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于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致

第三十四卷 之一五